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一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跋王稚子闕

王稚子闕洪氏隸續所錄凡三見其第五卷第十三卷  
皆各爲之圖一圖其闕式一圖其畫像也又其第二卷  
別出雒陽稚子一題云右先置雒陽稚子六字其大小  
與王稚子闕相若而波磔不越乎規矩之外亦刻於稚  
子闕上但殘闕不具無先後之序愚按此六字卽其額  
也不應別出一題其置字蓋卽靈字之誤耳又新城王  
文簡秦蜀驛程後記詳錄闕上題記之文按文簡此記  
作於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在黃子羽爲新都令倩工拓

碑後之五十三年而其時不但雙闕具存且闕上所刻人物象虎海馬獅子之形及逐層後人題記之字皆無恙則黃子羽作令時其完好更可知已此拓本漫滅太甚蓋出於拓工之鹵莽且其上數層之文皆不拓誠可憾也然洪氏所得拓本又在黃子羽之前五百年而已誤靈爲置則其石泐已久又可知也前年門人陳和軒變觀察以拓本相寄則僅存雒陽令一闕及陰之二半行耳然其拓法清楚轉勝於此本以是歎善本之難得而此冊則雙闕具存爲尤可貴也予旣重感秋庵所獲之不偶因爲臨前人題字於後而附系以詩

題朱本汝帖第二卷天祿辟邪字二首

此天祿辟邪四篆書乃吉成侯州輔墓獸膊上字其天祿二字視辟邪二字差大詳見趙明誠金石錄中非宗資也今日有石本乃從汝帖既泐之本摹出者失真甚矣摹刻本其邪字牙內作冂蓋從汝刻泐本摹以致誤予以宋本對勘始知之趙明誠當北宋時已云石爲村民所毀猶賴此汝刻存其真耳邪字今石本竟大謬矣

州輔宦官耳今日重刻天祿辟邪字在宗資墓上宗資州輔二墓俱有此石獸膊上四字又同收於趙氏錄中汝帖以石獸字下卽接蔡書十隸字蔡書此十字實是州輔碑且州輔墓之四字天祿字稍大又其明證是以予考定此汝帖四篆是州非宗也然重刻於石却據汝

帖所題以爲宗資不以爲州輔不使此篆屬諸宦者何不可乎況宗資墓石獸字趙未詳定安知其非是耶此則不加改正於義無傷者也

跋東漢仙集字石刻

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友兩行十二字隸帶篆勢旁正書東漢仙集留題洞天八字孫退谷庚子銷夏記云余於故侯吳國華家得此書法妙甚其事雖未可信然非漢人手筆不能也未審石在何所亦未見他書載其事存之以志異聞而已予按此刻惟見於關中來濟金石備攷在四川簡州逍遙山石窟而王象之碑目於蜀碑最詳亦未之及也漢安爲順帝改元壬午之歲所

謂仙友者蓋道流之詞存以備漢隸一種可耳

跋鄱君開石門刻字

磨厓刻凡可見者十六行文云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余道太守鉅鹿鄱君部掾治級王宏史荀茂張宇韓岑弟典力曩作太守丞廣漢口楊顯將相用口始作橋格六

百廿二大橋五爲道二百五十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

襄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口

似是  
最字

凡用功七十六萬六

千八百口人瓦三十六萬九千八百以上凡一百廿三

字泐者四五字而已文字刻畫之見於世者自周岐陽

十鼓秦岱頂二十九字及琅琊臺篆漢五鳳石刻上谷

祝其卿壇石外其真蹟長篇託於石者未有古於是刻者也至其字畫古勁因石之勢縱橫長斜純以天機行之此實未加波法之漢隸也宋紹熙甲寅帥章德茂始得此刻故婁氏字原載之而隸續不及載朱晏表紀其後云凡一百五十九字蓋今拓本有所未盡耳晏記拓本前隱隱有字蓋晏所釋也是其釋文之末一行云口千四百餘口粟口口九年四月成就益州口口東至京以下拓本所無不可知矣據此一行至二十二字之多則其前當有幾行亦不可知然其字特小恐是永平六年一段後又有九年記其成功一段耳錢獻之謂始於六年成於九年是矣而謂前後皆刻於九年亦未然也橋格卽橋閣

字然閣字本非其義格則枝架之名此格字當爲正也  
鄒君不著其名廣韻漢有東海太守鄒熙古今姓氏書  
辨證云因官居焉望出東海者也晏袤記云此碑先巴  
官鐵盆銘一歲按隸續巴官鐵盆銘永平七年作則此  
爲六年無疑矣而婁氏字原據此記之後段九年成就  
云云以爲永平九年立然晏記云刻於永平六年此則  
可據者也晏釋此刻文誤以世爲廿又引楊孟文頌出  
散人秦之句誤以釐爲釐又誤以繼爲繼而此記及魏  
景元刻後一記又皆誤以石厓附刻之文稱爲碑陰不  
知文內已明言厓刻厓刻本不當稱碑而況可稱陰乎  
又由紹熙甲寅上推至永平六年正一千一百三十年



而此云千一百三十三年亦未合此皆其作記時未嘗精審或啟人疑者故不可以不著

跋魏晉開通褒斜石刻

此刻前一行後三行皆隸書紀於褒谷厓上後有慶元元年南鄭令臨淄晏袤釋文并記云潘宗伯韓仲元記造橋閣十九字其泰下一字不顯至此下三字又不能識漢魏兩晉以泰紀年者凡七惟魏明帝有泰和六年晉武帝有泰康十年餘皆一二年或四三年則此爲魏泰和六年也是歲蜀建興六年諸葛亮休士作木牛流馬故魏得入褒谷治橋閣矣愚按諸葛武侯以建興九年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大破司馬懿射殺張郃其時

武侯屢脩斜谷之道豈有魏人得大書年號於其厓石者況魏明帝太和晉武帝太康皆是太字非泰字今諦審此石刻隱隱尙微有畫痕確是始字非和字也晉武帝泰始六年則西路通關已久治此石道爲理之可信者王象之輿地碑記目有太康元年興元新路記亦去此不遠皆可補史傳所未及也蓋石上先有景元之題而潘韓復題於其右耳晏釋以爲皆魏刻非也

### 跋楊淮表紀

此文亦刻於褒斜谷厓者不得謂之碑文尾明言表紀是也洪氏隸續云同郡卞玉過其墓爲勒此銘按此刻與楊孟文石門頌皆刻於石門之厓其云黃門同郡卞

玉謁歸過此追述勒銘者當卽是過石門之地見楊氏  
開通石路之刻此刻在王升爲楊孟文有感而詳記其  
門閤非過墓之謂也勒銘銘字亦是指乃祖開石路之  
頌言之此文初非銘也洪氏誤以爲過墓宜其題曰碑  
矣洪氏所闕一字今諦審是三字文凡七行字勢參差  
古拙敎卽隸之省牟卽倂之省也

### 跋魏石門銘

右北魏石門銘永平二年正月卅日梁秦典籤太原王  
遠銘并正書文凡二十六行其云梁秦初附正始三年  
詔假節龍驤將軍督梁秦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  
羊耆羊祉也祉本傳云正始二年以祉假節龍驤將軍

益州刺史出劔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爲秦梁二州刺史而魏世宗本紀不載其事此石門之脩自正始四年十月至永平二年正月畢功董其役者左校令賈三德也碑文與書皆非極工特其字勢隨石爲之無排比之迹耳

跋梁始興安成王墓碑

右梁始興安成二王墓道碑歐趙諸家皆不錄宋張敦頤六朝事迹云始興王碑徐勉造貝義淵書在清風鄉黃城村安成王碑劉孝綽撰貝義淵書在清風鄉甘家巷昔在康熙辛酉秀水朱檢討彝尊典江南省試撤闈後與周青士質偕遊攝山道見石碑邪立草中穹碑二

丈餘將仆人不敢近周騎驢徑詣其下讀之知是劉孝  
綽所製梁安成王碑而椎拓之工莫敢措手觀者亦憚  
於久立蓋朱檢討亦未嘗得拓本也予乃得此拓本并  
額惜安成僅存其陰耳始興王碑額正書梁故侍中司  
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之碑文凡三十五行行八十  
六字敘事與史本傳合史云普通三年十一月薨而碑  
後半多泐文後一長行作五層直書曰侍中尚書右僕  
射宣惠將軍東海徐勉造曰前正員將軍張某作曰吳  
興貝義淵書曰某刻字曰防閤吳興郡元明石其曰作  
曰石不曉其義石下仍當有闕文耳安成王碑額隸書  
梁故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碑其陰皆吏人姓名

史所謂故吏夏侯宜等表立墓碑卽其事也史又記王在江州辟陶潛會孫爲西曹吏是碑陰系銜西曹吏凡數十人而不見陶氏之名或在石泐處耶始興碑內以啗爲圖以刑爲形以褻爲衰此類甚多皆一時假借之習無足言者其曰哀瘡在臍臍當卽身字非說文於譏切與依衣並通之字也

跋魏司馬景和妻墓誌

嵩門沈進士以所藏魏人墓志見示按其文題曰魏代楊州長史南梁郡太守宜陽子司馬景和妻墓誌銘以延昌三年正月辛酉葬而爲頌題稱銘而文稱頌題不稱其妻姓而文但曰中散大夫之幼女陳郡府君之季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七  
妹亦不著父兄之名皆墓銘例所未舉雖漢碑亦已有之然非記載之正不足以爲例也

跋後魏張猛龍碑

碑末云造頌四年正光三年正月廿三日訖此紀立石年月也計其造頌之前四年爲神龜二年此不專書造頌之年且以造頌之州主簿王人生書於碑陰是皆石刻之變例也又碑云以熙平之年除晉郡太守此頌造於神龜二年熙平卽在神龜之前二年何不明其蒞郡年月之實而槩曰熙平之年亦非紀事之體也碑末義主某官某者義主蓋其時所稱捐貲立石之人北朝石刻有曰幢主者此類是也碑陰云義士王人生正與義

主相對顧亭林云此碑行書非是

孔廟北齊乾明碑跋一

宋大觀中王案刻入汝帖取此碑字題云北齊樊遜書  
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官北齊員外郎嘗於天保七  
年被旨校定祕府書籍卽乾明之前四年也於時魏收  
作庫狄干碑序令孝謙爲之銘陸印不知以爲收合作  
也是碑書法在隸楷之間實啟唐人虞歐褚之先路北  
齊三公郎中劉珉之蹟今不可得見卽以此爲之職志  
可矣

孔廟北齊乾明碑跋二

以北史考之鄭道昭官光青二州刺史入爲祕書監其



第三子述祖齊天保中爲兗州刺史此碑乾明元年庚辰立正際天保之後碑云開封人又有道昭之弟云云詳釋其文當是爲兗州刺史鄭述祖修孔子廟而建此碑也開上當是滎陽二字祕書監以上蓋皆道昭歷官而史所未詳者後泐文內有云嗟嘆久之又云命工重鐫則或道昭昔官東土時有修廟之舉未可知也本傳云述祖父爲兗州起齋亭刻石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尋舊迹得一破石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僚此情事亦相類也此碑殘泐之極不可句讀今猶得據汝州帖識是樊遜之書又知爲鄭述祖事亦良足幸已

跋北齊邴林山寺碑

右靈壽邴林山寺北齊趙郡王高叡建寺之碑天保八年立不著撰書人姓名按史叡以天保二年出爲定州刺史此云下車迄今初歷七祀是也碑云先公佐世皇弟分陝蓋謂叡父琛嘗爲定州刺史也叡以是年徵赴鄴都除北朔州刺史此碑立在三月而後有荆峴望拜之詞前有恐須正台階載馳綸綍借君請帝云云則是時叡初應詔赴鄴尚未知其除刺朔州也碑字沿隸變楷以勾爲句以舊爲奮是六朝之習如此不可勝舉獨其以牽爲年則知唐時武則天之造字固亦略有所承蓋年本从禾千聲而千萬相衍則成於則天之時不獨

唐碑筆法多本之六朝也此碑以地僻多虎不可再拓而無軒兄精摹是本以傳之憶小松去年以此碑相贈謂此碑拓致之艱仁人君子必當有以處之也蓋意欲方綱重爲摹拓以廣其傳而鹿鹿至今未暇爲也展對是本能無慙感

跋北齊造銅雀臺石螭門銘

文云大齊天保八年九年造銅雀臺石螭之門百代之後見此銘者當復知之將陳驥承襲隋軍主董侯軍副程顯幢主孫悅幢主楊曇石高五寸三分橫闊五寸八分凡七行後三行行二人凡六人分二列三行書之按漢碑橫列人名皆先上列而後次列此刻猶存古式也

予同年盧抱經鍾山札記亦云古書兩重排列者皆先將上一列順次排訖而後及下一重後人誤以一上一下讀之至改兩爲一列失本來次第矣後漢書馬武傳後載雲臺二十八將昔人頗多致疑薛季宣王伯厚始從而正之史記正義所載諡法解亦本是兩重改爲一列文多闕雜亦當改正今驗此刻則北齊時石刻尙如此亦攷訂者所宜知也又按北齊書齊文宣天保七年六月脩廣三臺宮殿至九年八月始竣故此刻據實書云八年九年也

跋朱岱林墓志

北齊武平二年樂陵朱岱林君山墓志子敬修撰志猶

子敬範撰名首云自辛朝喪歷昌戶銜書親以建社賢  
爾啟國授封於邾邾有因字爲氏斯卽去邑從朱其言  
辛朝者商紂也昌戶者周文王也春秋襄十一年傳杜  
注邾曹姓孔疏云世本世家文也姬卽次曹不以大小  
爲次也今驗此碑言親以建社則周初曹姓蓋屬姬姓  
懿親南北朝之際尙有所據亦足資攷系者也北朝碑  
志每以摘藻之人敘於文內武平元年隴東王感孝頌  
亦如此而是碑撰志撰銘出自二人則金石文字所罕  
見惜潘昂霄王止仲撰金石例但據唐宋以後而不及  
六朝以前也是碑隸楷雖非極工然其發波已開歐褚  
之先惜不具書人姓氏耳其云武平二年二月乙卯朔

六日甲申爾時南北朝或偶有干支不同者惟是年例則陳齊周皆二月己卯朔此石刻乃訛爲乙卯朔則唐初鄜州寶室寺鐘銘干支之誤不足怪矣

跋隋榮澤令常府君墓志

隋常府君墓志大業三年八月刻其稱魏明帝遷峻函因家焉此卽西魏孝武帝也魏書於本紀書曰出帝平陽王脩而不著孝武之號此碑稱明帝則常存以考異者也當隋文之世本有魏澹所撰西魏書九十二卷其書亡佚愚嘗謂今所行魏收之書宜稱東魏書而西魏典故文物邈焉無聞爲可惜也顧亭林謂墓志之作疑起於晉末愚考宋書禮志則咸寧義熙禁碑之令至六

朝蓋尙有之潘景梁援魏侍中繆襲之文卽是碑所述也是碑尙沿六朝以來之制未著書人名氏舊在興平縣崇宣寺壁間今石未知存否然拓本絕少此本尙不甚泐蝕惟字畫太淺細耳然結體適整無齊梁魏周之習而開虞歐褚薛之派許唐楷者當以是爲大輅椎輪矣中有云蘭蔡空傳蔡卽晚字猶之漢碑以苑爲宛此猶是六朝以來之別體也

跋啟法寺碑二首

隋啟法寺碑仁壽二年十二月周彪撰丁道護正書自王象之輿地碑目已援集古錄之語則世無此碑久矣此拓者義門何氏所藏久在吳中懸價甚高子聞名三

十餘年今始爲臨川李春湖宗丞所得其碑字旣經剪  
裝中多脫失而此碑之得名則以丁道護書也然以予  
平心論之南朝碑旣絕少惟北魏北齊以來碑志多流  
傳者而字體蕪雜多所訛失至隋時若此碑及龍藏寺  
碑皆足開唐賢之法者然隋碑如常醜奴墓志不著書  
人名而其書實在此碑之上不得因丁道護有書名遂  
以爲古今獨絕之奇也卽如其中館字書爲館此則隋  
時已開俗書之漸矣狐兔作狝菟亦六朝之餘習然行  
筆清勁則超出北朝諸碑是卽其足傳者耳若通論書  
家前後流派則承隸之後開楷之先由魏齊周以來遞  
推論之此碑雖漸歸於平正而亦漸卽於坦迤若二王



而下蕭羊已上開闢正變提頓起伏之妙敬元得力子敬子敬得於家法者能由是而問津乎唐人正書莫先於虞歐褚三家虞之發原在智永歐之發原在劉珉褚之發原在史陵劉史之書世所不傳智永千文今所傳石刻是宋人僞作則三家之法原處皆渺不可見矣吾獨取北齊樊遜書孔廟碑及隋常醜奴志耳賀若誼碑下開顏書與北齊龍門造象記序開褚書又皆次之若丁書此碑正與龍藏寺碑相比倫也龍藏寺碑鑄手不工又在此下而此碑運筆清迥似可勝之若竟以冠六朝諸碑亦未敢許也因跋李宗玉所藏舊拓本以義門所藏諸前輩詫爲希有是以不得不核其實而言之

惟趙子固論書云書字當立間架牆壁右軍一搨直下是也化度離堆得此法左右陰陽極明麗丁道護敬法寺碑右方直下最是此法吳傳朋深得諸葛禎瑤臺寺碑右方直下筆法從蘭亭出也此所謂一搨直下者謂右邊以勁利作章法也不言左而言右者每一字先左後右山谷云學者側筆取妍往往豐左而病右故其結構不整則全局爲之散弛也得子固此言然後知左右皆以陰陽向背並峙格制乃定所以云陰陽明麗也持此義以論丁碑則此碑在六朝之末開三唐之矩雖其圓熟坦迤似已落多寶塔之後勁而其清挺高秀實已據化度之上游子固所見必更是古拓盡見行筆之訣

此可為書家問津者也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二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跋晉祠銘

晉祠銘并序唐太宗御製御書飛白題額元和郡縣志云貞觀二十年太宗幸并州所置而朱竹垞謂在二十一年七月按新舊唐書貞觀十九年十二月帝次并州二十年三月車駕至京師是以此碑額太宗御書飛白云貞觀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也世人或傳此碑書體全法右軍聖敎序不知右軍聖敎出自僧懷仁所集在咸亨三年尙在此碑立後二十餘年太宗何由預爲仿之況此碑神氣渾淪正不必以懷仁所集例之而孫退

谷又謂不及淳化閣中太宗諸書皆以目皮相耳

### 跋廟堂碑唐本

昔黃山谷詩云孔廟虞書貞觀刻千兩黃金那購得蓋此碑唐本若見之難遇也此本予題曰唐本者通計全石二千十七字而其真唐刻者已千有四百八十五字其餘湊補者僅四之一耳安得不以唐本題之卽山谷所見張蔡二本亦已云中有湊補矣則此本內雖有湊補者奚害其爲唐本乎張米庵云相王且於武后時重勒是碑此米庵誤以五代時王節度之重勒目爲相王且重勒耳虞永興當日手書謝賜會稽內史黃銀印表今在羣玉堂帖明云進呈石本何嘗如米庵所云進呈

墨本者乎墨本云者卽當日初拓之石本也舊唐書宣  
宗大中五年十一月國子祭酒馮審奏文宣王廟碑是  
太宗建立睿宗書額武后時於篆額中間謬刻大周兩  
字恐貽悞將來請琢去僞號此大周字削而相王旦之  
銜獨存也是宣宗時此碑尚存而何以妄謂武后時相  
王旦重勒耶孫退谷庚子銷夏記亦謂唐史誤謂武后  
時立是因新唐書由睿宗書額而牽連敘次以爲武后  
時耳其實唐史初不誤也蓋永興書此碑其時椎拓者  
多故未久而石泐耳曷嘗有燬於火之事乎惟原石之  
亡不知在何年在唐時固已有泐損故北宋時拓本存  
者已無多矣此山谷詩所以有千兩黃金那購得之語

也歐陽子集古錄自言爲兒童時學書刻畫尙完好其後二十餘年已殘闕攷王節度重勒之碑其陰刻敕與頌在宋眞宗天禧三年而歐陽公生於眞宗景德四年丁未至天禧三年歐陽子已十三歲所謂爲兒童時學書刻畫尙完好時也計至其後二十餘年則其泐損在天聖已後是歐陽所見之石本卽王節度重勒之石無疑矣但未知歐陽及見唐刻原石否耳居今日而遠溯唐石則在宋惟黃山谷見之在明惟王敬美孫月峰見之至若近日嗜古博聞精鑒之家如何義門王翊林徐壇長皆未得見也孫退谷自言有唐刻本何義門云曾見退谷所藏實陝本非唐石也蓋退谷所藏本以陝石

與城武石湊補者耳昔聞吳興閔峙林中丞藏有舊拓  
廟堂碑殘字嘗摹勒於曲阜學宮疑其或是唐本及予  
至曲阜親見其石如窮字在身上頂將原本之小橫誤  
作圓折連其中間直畫而下又如係字失去下一小筆  
又加撰字縮小皆實是陝本之贗足見世無唐本久矣  
義門云廟堂碑是相傳江左字體但今所見是重刻其  
永興原碑用筆之所以然不可攷求矣孫月峰有方勁  
似歐書之語以今驗之非峭勁也乃凝重也永興書世  
無他碑可證學虞書者惟知有陝本在王節度重建時  
按宋史王彥超傳周顯德中爲京兆尹永興軍節度使  
周恭帝加檢校太師宋初加兼中書令乾德二年復鎮  
鳳翔據此碑末系銜仍署永興軍節度檢校太師兼中  
書令而不言鎮鳳翔封加國則是碑之重建在建隆末



或乾德初也

不知何人摹勒實亦有形神俱肖處數百年來賴以藏永與書派之大體不爲無功而其實永興筆法之精微轉有因陝本而致失者如右肩虞法於平正深穩中出以淵凝卽欲以方目之亦非全方眞所謂方圓合度者蓋右軍正楷寶象已云唐時稀絕至歐陽率更一以峭整見其神彩所謂自成一派乃逼真也惟以虞法參合歐褚乃得山陰正矩同時如孔祭酒碑後來如宋嘉祐石經亦略得其意但又未能淵厚耳此一右肩轉處關係隸楷以來上下千年書法眞諦而全被陝刻失之陝刻此有二失焉一失之欹側一失之彎圓彎圓固專在右肩轉處此轉處一趨彎圓而其上下因易失

之欹側以致凡遇原本極停穩正定之處皆趨就欹側以取勢又凡遇撇拂之起處原本亦有筆意似尖之時而其神力適厚並不稍涉尖纖也陝本則每撇起處過涉尖纖甚至首末尖而中腹又稍肥闊直似螳螂肚形矣又末捺原本多以修長見圓逸之神董文敏云永興自謂於道字有誤發筆處出鋒如抽刀斷水是也大約長捺如彡旁皆前輕後重放筆圓活望之如絳雲在霄舒卷動彩而陝本每捺腳上下皆一例肥笨往往似鼠尾形嘗聞西安人說此碑經後人鑿壞蓋卽謂此捺腳想陝本初勒石時或亦不至如此通畫痴笨而後來鑿飾者因而加甚耳然畢竟陝刻於捺腳太過笨鈍致有

此失昔馮定遠未得見唐石本而評陝刻曰鈍孫月峰  
得見唐石本而評陝刻曰僵今以唐石本細驗之其失  
大端有四一曰彎圓二曰欹側三曰尖纖四曰笨鈍此  
其大略也城武本元至正間濬河得之見虞勝伯集而  
不聞其何時何人所重勒其行次空格皆與陝刻不同  
惟相王旦作相臣王旦妄增一臣字最謬而其間所依  
原本則多有陝所據已泐而城武所據猶未泐者是所  
據原本在陝刻所據原本之前以元時始出揆之蓋當  
亦宋時摹勒予初疑其邊際或碑陰當有重勒歲月及  
按試曹南親見此石正文外無一字且其石僅厚四寸  
二分此刻多失於單弱日久磨泐更益枯瘦而其中實

有足訂正陝本之失處卽如右肩轉處雖亦未盡得其神妙而原本大局頗爲不失若以虞法論之此刻尙在孔祭酒碑之上而知之者甚少坊估拓售亦不及陝刻之流傳也嘗慨想唐石木山谷所見榮谷道本張福夷本蔡致君本後來未聞續見於著錄家而王敬美孫月峰所見韓存良家本至今纔二百餘年不知今尙存於某家此外更無前人詩文集語及唐石本者頃於友人齋得見此本有元康里氏印周伯溫印合陝本城武本印證三句之久其中真唐石者千四百餘字餘多用陝石補耳卽此千四百許字應重摹於曲阜宮牆以垂不朽旬月以來攷證臨摹之次亦竭力雙鉤數行姑試刻

於硯背尙出吳門能手字形是而神理全非豈可復刻  
一遙讓前人之本以貽嗤評乎因略鈎摹百二十字粗  
疏所由刻一小卷聊志所見之幸而重勒一石於曲阜  
未知何時得果此緣也

跋廟堂碑城武本三首

此舊拓城武本也城武本見於虞勝伯集云定陶河決  
出此碑是也勝伯此文作於元至正二十六年至明洪  
武十年以定陶省入城武縣勝伯所謂樹於學宮者卽  
今曹郡城武學宮也方綱嘗手自摸拓此碑前後陰側  
無重勒年月此石僅厚四寸二分畫痕本細瘦今則更  
淺細矣嘗得見舊時拓者數本此冊蓋元末明初所拓

凡今所缺損處尙皆不缺而其中又多殘失裝冊時用  
陝本補之然所用亦是二百年前舊拓之陝本陝刻一  
味圓腴每有或傷尖纖或傷笨鈍者而城武本之清挺  
穩重卻有足正陝刻之處此所以有明吳下諸賢皆負  
精鑒見此本方穩有異於陝刻而城武此石世所罕知  
故此帖內諸跋遂直以唐刻原本目之也唐本世所久  
湮雖嗜古博聞者亦未得親見愚今年春始得見元康  
里氏所藏唐刻原本古雅淵穩迥非陝刻城武刻二本  
所能企及旣台二本論其得失撰廟堂碑考一卷矣適  
又得見此三百年前舊拓本實亦近今所罕覲爰爲備  
記其中湊補之處俾觀者得曉然於彷彿唐碑之遺意

又必須見愚所撰考乃知陝刻與城武刻各有所合各有所不合則如見唐碑舊本耳

廟堂碑城武本在今日實足爲攷驗唐本之真券卽以虞銜內撰字陝本縮小失真金行水惠惠字上半陝本少一橫失真漢勒諸字廿頭陝本兩開失真此類甚多皆以城武正之是其所從來之唐拓本在王節度所見之前無可疑者況如右肩直下之凝正末捺脩長之穩重皆足正陝刻之失卽有微嫌單弱數筆而大局之淵穆卽今淡拓猶去唐本不遠就此格制方穩已得唐本具體再加以神彩若宰字書字藏藏之取如月虹之貫慶霄符字左撇如花露之絢初陽卽宛然唐本在目也從此

問津蕭羊而上冀或拾斐几之削柑有志晉法者庶幾得所問津乎

此城武廟堂碑舊拓本子既詳跋於此冊後七年復借此本唐本來細對此本與唐石本皆前後在吾齋數月之久與自藏何異信乎有墨緣也何義門云城武本枯梗此蓋習見陝本之圓腴耳今以唐本對之乃悉陝本太著意彎圓且傷尖佻實不及城武此本方穩合度若就此本體格再渾以淵穆之光卽唐本宛在目矣若論圓腴有神彩則陝本似便於肄習若欲講求永興用筆之意上追晉法則陝本不及此也果能依此用筆立格而能精於用墨加以神彩則由永興以仰窺山陰斐几



之祕猶叩門而求登堂室非二事也旣幸獲借此以得問津之券安得不記

跋孔祭酒碑

孔祭酒碑在醴泉縣今搨本已少矣此本可辨者千三百六十餘字攷明崇禎十一年醴泉令苟好善所脩縣志云此碑存千字則此本是苟志未脩以前搨也以較歐陽集古錄所稱磨滅者大約不甚相遠歐陽云以其可見者質於唐書列傳傳所闕者不載顏達卒時年壽其興魏鄭公奉勅共脩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冲遠可以正傳之謬也此跋在治平元年而新唐書表進在嘉祐五年則或者進新唐書時尙

未見此碑乎然攷宋高似孫緯略明陳忞餘庵雜錄並云新唐書歐陽文忠謨紀表志宋景文謨列傳當時以一書出兩手命文忠看詳改歸一體文忠曰人所見不同且宋公前輩竟不易一字據此則唐史列傳歐公原非不得與聞者而孔魏同脩隋書事實載於舊書本傳又脩定五禮事此碑與舊書亦皆載之而新書本傳悉刪之何邪孔公卒於貞觀二十二年年七十五于志寧撰文系銜有禮部尙書此則新舊書皆未載者孔爲司業之前行太子中允則新舊書又皆未載若然則歐陽集錄金石竟未嘗有碑於史席耶舊書云太宗以穎達在東宮數有匡諫與左庶子于志寧各賜黃金一觔絹

百匹碑內記此事則云與左庶子黎陽公特蒙恩詔各賜黃金一觔絹一百匹而碑首系銜曰禮部尙書兼太子左庶子上柱國黎陽縣開國公于志寧字仲謐撰考舊書于志寧傳志寧以承乾數虧禮度志在匡救撰讀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悅賜黃金云云觀於諫苑成書專出志寧則當時雖于孔並進讜言而于爲尤著故舊書顏達傳必曰與左庶子于志寧並受賜者非借志寧以爲顏達增重也正以志寧有諫苑二十卷在當時此衆所聞見故援以敘次此卽史法不得曰爲冗長也于志寧名位年齒並稍次於孔且萬無自撰文而自稱黎陽公之理且系銜自稱字尤碑法所無以此論之則此

碑之文或是尊志寧者所代撰也文既尊于者所撰書亦效虞者所書而黃長睿趙德甫皆言世傳永興書則沿稱爲虞其來已久蓋自廟堂碑石旣亡追蠡遂屬此碑矣亦見唐世書道人皆知二王正脈必以永興爲軌則也後來開成石經亦師此碑筆法爲之而唐碑得永興精華無若此碑者今廟堂原本旣不可見得此想像遺意尚可與王節度本參合微茫是由永興問津二王所必由之坦途矣碑在西峪邨東南古塚間惜無好事者覆以亭檻移置長安碑林以配廟堂碑亦一盛事也顧亭林跋廟堂碑云及之爲反重刻之誤予向疑顧氏說未必然按其文義亦非及字也今觀是碑反字始知其出自廟堂益見顧說之不足據哉

唐元宗西岳華山碑殘字跋

華岳廟五鳳樓後大石上有殘字四皆泐其半元宗御書八分駕如陽孕四字也中空一行銘曰之下空也其字視太山銘差小每字約今尺縱四寸七分橫五寸四分此文凡七百四十七字以今所見字積算則每行四十三字通計碑凡二十行合其外刻龍邊則碑高約二丈六七尺橫約一丈四五尺亦不及太山銘之高廣蓋勒石於祠南道周者與磨崖不同而其事亦與封禪不同後三十年杜甫乃有封西岳賦之進而其寶未之封也碑燬於黃巢之亂故歐趙以來著錄金石者皆未之及此碑爲呂向所鐫向卽五臣注文選之一當日碑成

拓進張應天門以示百官此蹟更在太山銘之前而世無知者今得其數字亦可寶已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跋二首

解春雨集跋是碑云王魯齋自言兒時見其兄以此臨學時二百四十餘字其兄亡後魯齋求補爲全文而妍媸自見景定庚申人目所爲跋如此至咸淳己巳春又得范諤隆興初跋尾云慶歷初其高王父開府公雍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泐下視之乃此碑稱歎以爲至寶旣而寺僧誤以爲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問之僧以實對公求得之爲三斷矣乃以數十緡易之以歸置里第賜書閣下靖

康之亂諸父取而藏之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椎榻數十本已乃碎其石則以是爲范公家本矣今又百三十年而魯齋六代孫文英寶藏之如舊比今西安府學本清勁文采相懸絕矣大抵書法有輕重之勢而近日石本類皆一體填湊字內筋脈舉無存者今見此本乃知古人自有真也按孫退谷庚子銷夏記載此事作王開府雍乃范雍之誤也朱樂圃墨池編云是碑在西京范雍家又李姑溪題跋云是碑舊在西京范忠獻家今則破碎殆不勝摸印矣樂圃墨池編在治平三年丙午後於慶歷二十餘年而李姑溪在北宋之末合此驗之則是碑三段之石嵌置范氏洛陽賜書閣下蓋自慶歷至

靖康八十年間是石所拓皆出自范氏書樓也解春雨  
詳載王魯齋跋謂咸淳己巳又得范謬跋者攷王魯齋  
卒於咸淳十年此是魯齋所得范跋故解春雨謂魯齋  
以是爲范公家本也范公家本僅得二百四十餘字則  
可見賜書樓壁之石三段所藏完字已無多也方綱幼  
習是碑翻本蓋卽解春雨所謂西安府學本之又重翻  
者宋潛溪所謂南本失之瘦北本失之肥蓋西安府學  
翻本今雖未見其初翻之石而卽是宋云北本失肥也  
正與解春雨跋所謂一體填湊筋脈無存相合也乾隆  
己亥秋方綱典江南鄉試榜發得晤汪子容甫云揚州  
有化度二本其一真本其一宋翻本而予還後遄行不



及見之其明年二月門人江子秋史爲我購此真本云  
其一宋翻者歸於朱竹君後於竹君齋借其本來對看  
惟一二字紙斷續處不相應耳然予雖知此本之真而  
以爲世間必有存字尙多於此者又從郁氏書畫記見  
有盧嵩翁趙松雪諸人題跋之本亟思一見之積此渴  
念又二十餘年矣乙卯春乃於真定太守邱東河篋中  
訪得盧趙諸賢跋尾手蹟一十三段宋紙漂邊之跡尙  
可尋也諦審卽郁記所稱之跋時門人馮魚山宋芝山  
以予佇思之深不惜千方百計爲我購聘加以他冊換  
此十三跋來矣惟其前帖不可得見趙味辛爲我撰零  
丁帖以招之姚秋農爲我以六壬占之至去年己未之

以自題云北宋拓本元初禪冊此爲定品矣攷章仲玉  
遊於弇州衡山二先生之門弇州家所藏化度凡三本  
衡山所藏一本弇州所藏二本其字數皆與此不合且  
三本今皆在吳中其非此本固明矣而衡山所藏乃是  
前無李百藥字者據此言之則仲玉旣遊弇州衡山之  
門其所刻他帖亦多借材於二家而獨化度必依此本  
摹刻是可見爾曰此一本聲價實在二家四本之上又無  
疑者矣然仲玉墨池堂所刻題下系銜李百藥三字尙  
依此泐勢爲之至其後不知何時有欲重翻者不知其  
爲李百藥三字也遂取懷仁聖教後銜庶子之薛元超  
填入之何以知其從墨池出乎以其中間泐勢描痕悉

謹依墨池本者凡十餘處而他本所無也然其初翻薛  
銜者尙自微帶墨池本堅凝之餘意至其後又不知何  
年而又有人重摹薛元超本其中間又略有出入小異  
數字而墨池所謹依泐勢描痕之十餘處悉皆一一謹  
依之不過字略瘦耳是則今日所行薛元超之瘦本不  
過是近年所重翻而斷不可誤以爲朱潛溪楊東里所  
謂南本者也肥瘦二重翻本皆予幼時從外家架上借  
習者先外祖張方九先生諱嗣琮順天貢  
生選訓導嗜收載法書此是五十餘年前  
事則此帖誤翻薛銜在近百年以內耳然楊東里所  
謂明慶寺翻本者則又非宋時所翻近千字之本可比  
又有直石二塊之本其間乃有多出於宋翻近千字本  
外之字予則詳核之以爲亦出近年人所翻刻未可爲

據而章氏墨池本是此本之嫡裔則昭昭不誣惜章氏  
未有手跋詳其所得之處且不審其中之泐勢描痕而  
并摹入之是明賢不知攷訂之故也予亦得此帖二十  
年後而始通徹攷證知此爲最真最先之拓非可空言  
讚訟者故將往日自跋諸條并成一條書於帖尾庶幾  
此帖原委釐然而此真本之真品定矣

是碑古本見於著錄者莫如劉後邨端平本王魯齋景  
定本矣後邨所謂端平曾闕後三行淳祐重來爲補亡  
以是碑在北宋初已經斷泐則後邨南宋之末何以定  
知其闕後三行而十年後恰遇此三行補之邪詳後邨  
之詩特十年後又得三行卽以裝接帖尾而謂之補亡

耳其帖通計多少字後邨固未言也至魯齋景定所跋本則止存二百四十許字而其後所補者已非真拓則是二百餘字者乃真范氏書樓原石未知後邨所補果皆真本否耳如郁氏書畫記所載松雪諸跋最爲烜赫著稱今一旦得借看竟成葉公之龍則事非目驗何可槩信乎子藏此本因松雪印知爲元時禪冊而其爲范氏書樓之石確乎可信卽作端平景定二本觀可矣

跋化度寺碑

昔嘗微憾良常王給事於歐書不識化度之妙今乃知不然者良常自跋化度碑後云嘗於津門見將近千字之本而徐壇長備敘所見虛舟齋中古搨不言有化度

也據此則良常未得收藏此碑真本其偶見一二古本  
或又苦於殘剝太甚所最賞者惟是於津門所見將近  
千字之本此卽安氏書畫記載元人所跋本也津門卽  
安氏之沽水艸堂也安氏所記卽陳彥廉所藏宋翻宋  
拓紙墨俱古是以元諸賢皆極稱之而況良常乎以此  
宋翻宋拓之舊本爲化度善本則其爲神品自當在醴  
泉銘之下矣何怪乎良常不首推化度乎惟是趙松雪  
鮮于困學皆有元書家何以未見古揭真本而亦惟宋  
翻宋拓本之是賞則誠有不可解者益知范氏書樓本  
自宋已來世所罕傳其偶一見者又苦太殘泐是以唐  
楷追晉法之第一種而人多罕識耳

又跋化度寺碑

是碑金石錄及寶刻叢編皆云貞觀五年十一月蓋据  
文內所敘年月載之而碑尾實無此一行猶之醴泉銘  
六年四月也世傳重翻諸本惟橫石本來處可尋而其  
尾已有此年月一行可見是碑舊本久經殘斷中間年  
月數字裝者誤置碑尾是以予所藏真本亦以此十字  
一行剪裝於後也其實當據宋翻宋拓本以年月順敘  
文內爲是也卽此亦可見橫石本所從來之碑尾是從  
碎翦之字誤裝者世間更無他拓本出於范氏書樓壁  
石之前者矣惟是此誤裝於末之貞字今細核之亦尚  
非文內貞觀貞字乃是銘末志士幽貞貞字泐勢不可

辨而以其零剪一字誤裝於觀字上者卽此又足爲文  
內貞字在行底觀字在下一行頂之驗矣此皆從來著  
錄金石家所未知者愚更有化度寺碑跋一卷詳之

跋吳門鮑氏化度寺碑

鄭杓衍極第五篇曰榮啓道二十萬購夫子廟碑劉潛  
夫十餘載求邑僧塔銘琛乎潘君跋用此事也然後邨  
所謂端平曾闕後三行淳祐重來爲補亡者特其初得  
一本後闕銘文數行而後十年恰得此銘三行以補之  
非必全碑恰闕其後三行而後來恰得此三行以補之  
也後邨處宋末已在范氏賜書樓壁殘石入井之後百  
餘年矣安所得全本而一再完合之耶此本當是北宋



末所拓視予藏本泐壞更甚矣而其空處泐處仿佛可  
辨處皆實有端緒予嘗据北宋殘拓本擬繪范氏樓壁  
三段殘石之圖今得此本宛然印證若非予深心攷訂  
此碑至三四十一年之久者亦無由而知也或者不察甚  
至有見其墨重紙微疑以爲僞者豈知此本在今日實  
球圖星鳥之寶世傳趙松雪諸公所題跋之九百餘字  
舊本實在此本之下嘉慶辛酉二月書此以記墨緣  
此冊自辛酉春留吾齋二十餘日戊辰夏又借至小齋  
八十餘日今又得偕展翫前後凡百數十日之久其爲  
墨緣非淺不可以空言贊說也予所見化度碑王弼州  
家二本顧汝和王微館本及予舊藏本及此凡五本矣

裸裝家多選明白之字而棄其餘惟此本依其行次多  
留空隙此碑不特石已久亡卽拓本亦至爲罕遺外間  
所傳翻刻本或多訛誤非真見原石之全者不能知也  
予於是碑究心歷四五十之久嘗合所見真本之確  
可次敘者繪爲范氏書碑三段殘石之圖於是盧嵩翁  
趙松雪以來諸家所品鑒之真僞皆了然可指數卽其  
殘石之露半字處亦皆可確得其位置爰殫旬日之力  
用紅筆拙楷就其昏蝕不可識者備加注釋其注字之  
或偏上下或偏左右則以紙暗與老眼不能盡取畫一  
也識者鑒之壬申九月三日

跋化度寺碑

唐碑皆有界格化度醴泉亦皆有界格顧醴泉全石雖存而界格已不可辨惟宋拓至精者乃略辨其界格亦纔三五處耳信知一磨再磨之說不誣也蓋其石至宋拓時已磨去面上一層不啻每字去其厚之半耳中有細瘦之筆非其本矣若化度北宋末石已碎壞不可拓而今偶見宋拓殘本拾珠璣於什一之餘猶有一二界格可尋則化度但有斷裂之傷而無磨治之失也

九成宮醴泉銘跋

率更正書皇甫虞恭皆前半毅力入後漸歸輕斂雖以化度淳古無上之品亦後半斂於前半此其自成筆格終身如一者也惟醴泉銘前半遒勁後半寬和與諸碑

之前舒後斂者不同豈以奉勅之書爲表瑞而作抑以字勢稍大故不歸斂而歸舒歟要之合其結體權其章法是率更平生特出匠意之構千門萬戶規矩方員之至者矣斯所以範圍諸家程式百代也善學歐書者終以師其淳古爲第一義而善學醴泉者正不可不知此義耳

### 跋醴泉銘

沈凡民跋所謂梁溪秦氏世藏千金帖者秦氏嘗倩華君鐫石其摹勒之妙可以奪真然與此本斷泐處悉同無怪乎凡民此跋以爲在伯仲之間也至於凡民跋內駁前人評化度在醴泉上之說凡民跋此語蓋本於王

箚林箚林一生習歐書而不識化度豈惟不識化度抑並不識醴泉豈惟不識醴泉直不識歐書耳歐書以圓渾之筆爲性情而以方整之筆爲形貌其淳古處乃直根柢篆隸觀斯銘者必知此義然後爲得耳吾爲天下鑒書家拈出此義願具眼者共詳之吾豈敢妄議虛舟先生乎

跋九成宮醴泉銘

醴泉銘宋拓予見二十餘本矣今年春借丹徒蔣氏本以予所藏王長垣本及江秋史留贈本互對而此本適來四本皆宋時精拓誠快事也而此本又是宋時原裝四邊皆宋紙而葉用宋刻絲尤爲可寶且此四本中蔣

本秋史本尙皆有一二補描處而長垣本及此本則皆舊冊毫髮無改者長垣本有自押名印此本有王孟津題籤孟津是長垣親家此本籤云于姜先生家藏党崇雅字于姜寶鷄人明天啟乙丑進士入

本朝爲國史院大學士帖尾陳寶党氏印是也于姜告歸在順治十三年卒於康熙三年而孟津爲王長垣題華嶽碑在順治六年是長垣本與黨氏本皆

國初同時鑒藏今復得於吾齋同几展對墨光映發古香襲人信與率更結翰墨之緣非淺矣

跋虞恭公碑

右宋揭虞恭公碑後有王虛舟跋謂此是率更最晚時

作是矣弟未攷率更卒之年而以皇甫君碑爲其盛年時書則非也愚攷張懷瓘書斷率更卒於貞觀十五年年八十五則其書虞恭公碑時年八十一矣皇甫君碑雖無年月可攷而宋人寶刻類編及趙明誠金石錄皆云貞觀中立此必有所據也而虛舟駁之且謂舊唐書于志宣授官之年有誤此則無所據者也且卽如虛舟之說謂皇甫君碑書於高祖之時則高祖武德元年戊寅率更年已六十二矣而以爲盛年可乎如必以盛年晚年畫定書格則是碑筆法之深淺離合轉有未能盡明者矣至虛舟之論歐書尙有待於剖辨者愚更於後條詳之

跋虞恭公碑三首

林同人云碑在昭陵東南第八列第二區劉洞邨計三十六行存上截尺許醴泉志藏四百一十字今僅存三百餘字耳同人親到碑下其言如此予今得稍舊之拓本中間明白者尚有六百字及託友往拓洗石數日以細紙淡墨精拓尚有可辨者二千八十六字卽上截明白處亦尚有二尺許而僅謂存尺許何也碑三十六行行七十七字以予所見舊拓本如王翊林謂平生所見第一本者尙存七百許字又塔影園所藏邵瓜疇本亦宋拓精善者然皆已不見率更衡名矣今精拓全碑則第一行題目之下尙可辨者中書侍郎行都護江陵縣



開國子岑文本

下闕空  
十二格

海縣男歐陽詢書其下半存字

尚多可讀而趙子函遂謂今不可搨顧亭林金石文字  
記亦竟目爲殘闕不加精審何怪彼拓碑工匠之惜紙  
乎予今得按其行次錄之雖尚有闕佚處而溫虞公之  
事蹟前後略得其槩率更行筆亦略得以見其前後結  
構之概矣

舊唐書溫彥博傳云彥博意有沙汰多所損益而退者  
不伏踰訟盈庭博惟騁詞辯與之相詰終日誼擾頗爲  
識者所嗤新書亦言彥博欲汰擇士類寡術不能厭眾  
訟牒滿庭時譏其煩碎又與魏徵廷爭邊事不勝其辨  
天子卒從之其後帝始悔云而舊書贊語亦稱彥博之

福今觀此碑云意之所異不是已而違人銘詞亦引夷  
吾器小以反形之又云水逝黃陂用叔度汪汪千頃以  
爲喻皆言其量寬宏若與史所稱正相反者岑公豈應  
飾詞諛墓此當與史傳相資攷證者也他如考名攸與  
新書合足證舊書作悠之誤又新舊書皆言貞觀十一  
年六月甲寅薨今驗碑是六月四日是年六月甲寅朔  
其四日丁巳非甲寅此條書於太宗本紀凡本紀書事  
事在月朔則書朔今不言朔自以碑作四日爲是此史  
之誤也至如王筠林謂碑言無功於月氏指彥博陷突  
厥事以爲史誤今驗全碑之文以荀鑿反晉蘇武茹雪  
爲比乃正指其陷突厥事耳其文豈若云云下貫無功

於月氏句此特借古事以作襯託豈可誤會乎又如平  
津與文終作對此用漢蕭河封文終侯而錫林以文終  
創業句指溫大雅編創業起居注謬矣非功不侯下是  
中字漢高帝沛豐中陽里人晉書涼武昭王傳論中陽  
勃興景亳垂統是唐初皆如此作儷語猶之光稱南陽  
也孔門密子以密爲必則形聲皆失之所以陸氏釋文  
在唐初於諸經音義已多未能定招者又奚怪乎元宗  
之改洪範音義矣

率更書此碑時八十有一在率更書諸碑爲最晚歲之  
作率更諸碑化度第一九成次之此碑又次之蓋筆意  
所至并忘矜鍊師古之迹若趙子函謂其字視九成化

度爲得中蓋以字之大小論非以筆法言矣中如二巖  
二藹究不能與百石卒史碑之魏絜同叅肇宰章羣亦  
豈能與乾明樊遜碑相例諸如此者略寓問津畛界正  
所以見率更格韻上接蕭羊遙追裴凡之正脈耳

### 跋皇甫府君碑

率更皇甫府君碑愚幼而學之旣而學九成化度始知  
率更精詣直造山陰之室及入詞垣與諸家上下其議  
論乃皆以皇甫碑爲不足學後見王箚林論歐書云皇  
甫碑是率更少作風力未適虛舟近日之專力學歐者  
而其言如此愚亦遂惑於其說不復深研求是碑矣然  
吳門陸謹庭家藏宋拓本古厚之至而今所行拓本則

較百年前所拓又泐去百餘字故筆蹤近瘦而古厚處漸致掩昧也宋人寶刻類編云是碑貞觀中追建攷于志宣官左庶子加銀青皆在貞觀年間則率更書是碑時年已七十餘矣安得謂是少作耶驗其筆格正從隸法出而九成法度皆深加融鍊進而直追晉人是碑則初由隸體成楷因險勁而恰得方正乃率更行筆最見神采未遽藏鋒是學唐楷者第一必由之先路也若不先從此入手則閒架結構何由而入九成化度乎近今學人多遺棄目前共由之路而侈談遠到難幾之詣卽是碑可推矣幸遇此未泐百餘字以前之拓本得不寶祕奉爲圭臬耶

跋皇甫府君碑

皇甫府君碑無書立年月王虛舟云是率更少作蓋以  
皇甫是隋人也牛氏金石圖云仁壽四年歐陽書不知  
仁壽四年乃皇甫卒時而非書碑時也以于燕公撰文  
系銜攷之知是貞觀中追建率更年七十餘矣是碑在  
歐書爲最見精采之作今泐蝕甚多此本何義門手加  
評記雖拓手用墨得法其實亦近日所拓也義門豈不  
得一舊拓而獨於此本精意臨習耶觀其細著丹黃於  
畫中布白處精研入妙誠楷法之津梁矣然其跋云自  
備說安危以下字體微小於前似非一日所書愚按率  
更書每至後半漸入收斂不特皇甫虞恭卽化度純乎

晉法而亦後半微收小是一家筆格性情如此不可強也惟醴泉銘則後半不斂而反舒愚嘗於醴泉銘詳言之豈義門於此未深悉耶

書姚恭公墓志重刻本

是碑在京兆而陳思寶刻叢編無之蓋碑之毀久矣世所傳者皆贗本也都南濠所見尙是舊本故題下無撰書人姓名蓋以石泐闕之而歐陽集古錄云內史舍人虞世基撰太常博士歐陽詢書舍人二字据本傳作侍郎是也近人刻金薤琳琅者乃据世所行贗本補入結銜云廩軍內史侍郎虞世基撰文考隋書百官志內史省侍郎四人從四品並無廩軍內史之官世基本傳亦

云煬帝卽位遷內史侍郎是碑立於大業七年十月世  
基之官正與史合不知何時碑本殘字中偶有廩軍二  
字零落廩字卽文內家實食廩之廩軍遂妄增入世基  
官銜之上甚可笑也又志文之末右光祿大夫脫去祿  
字而紙無裁劃之痕中間克著奇功克字誤作充此皆  
贗本之尤謬者然此一本尙是每行裁劃裝成故尙欲  
貌爲真本在重刻本中爲稍舊者矣此石是宋人重開  
者今藏海甯陳秀才鱣字仲魚家

跋率更千文

率更千文僅見於宋人寶刻類編不著時地而諸家著  
錄金石者皆不之及按虛舟題跋刻本較此墨迹多引



新唐書詢年八十有五。一語然獨不引張懷瓘書斷云。詢以貞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尤爲明白也。史稱歐陽通早孤。母徐教以父書。嘗遺錢使市父遺跡。然宋人所刻類帖有率更所書授筆訣。亦云付善奴。正與此帖末語相證。而此云付隱之。明奴通之善奴。岳倦翁寶真齋法書贊所載。率更書陰符經末云。貞觀十一年丁酉歲九月。日書與善奴。倦翁跋云。率更子通字通師。官至內史。號小歐陽。卽善奴也。其贊曰。內史書如率令善奴。秀比官奴。千古會稽楷則。于今重見陰符。則又在此前四年矣。通之蓋一字通師也。

跋房彥謙碑

昔與梁瑤峰前輩論及歐書瑤峰云嘗見率更分書房  
彦謙碑實化度九成之左券以未得拓本爲恨今予於  
章邱訪得是碑乃知顧亭林諸人皆未見其陰側惟据  
趙明誠云率更書耳今見其側曰太子右庶子安平男  
李百藥撰太子率更令渤海男歐陽詢書貞觀五年三  
月二日樹其陰分書尤偉惜不使瑤峰得見之蓋趙湖  
州已云是碑罕傳況其陰與側乎書於此以志墨緣碑在  
章邱西南七十里地名採石岬房公墓前其左側有字  
其跡已入地不可見矣碑南向約厚八九寸其陰字在  
上半

跋舊揭道因碑

唐人語云來護兒兒把筆虞世南男帶刀然讀杜少陵

贈虞十五司馬詩淒涼憐筆勢之句則永興元孫當亦  
善書矣蘭臺是碑書於龍朔三年癸亥上距率更之卒  
已二十年至爲其母渤海縣太君徐氏書誌在文明元  
年甲申又在此後二十年其書格自必更進於此惜今  
正見是碑也然全用房彥謙碑法力追分隸後來柯敬  
仲學歐卽從此得路舊場本尙有淳厚之意宜選其最  
質實者以追其家學什一之餘緒不可槩以圭峰碑例  
之也

### 跋昇仙碑陰

昇仙太子碑唐武氏爲張昌宗而作其事無可論者惟  
碑陰出於鍾薛二家手蹟則考古之家及研究法書之

家皆罕有知者薛題前建辰在武后聖歷二年己亥而鍾書諸王等銜名在神龍二年景午此則中宗卽位之後武三思復用事而諸人復承旨題名於陰此卽復武氏陵廟之漸也說者乃不考中宗時事而以爲武后立碑一時之事誤矣唐寶泉述書賦極推薛而不及鍾宋人寶刻類編及趙明誠金石錄於昇仙碑陰皆直云薛書而不云鍾也義門此跋亦据趙錄目爲薛書竟似朱檢本碑系銜者豈其所得標本無系銜耶抑或拓手紙墨闇昧耶今依原石銜次列爲圖式其墨者薛書紅者鍾書朗然可觀矣唐初書家以歐虞褚薛並稱而薛書傳世絕少若王翊林云鍾紹京得褚之纖媚薛稷學褚

不失尺寸其實薛書於褚更加研華而鍾書纖媚則無所据持因董文敏偶見靈飛經目爲鍾書筋林又以所見他書目爲鍾蹟皆虛揣之詞非鍾書果如此也再考永興書廟堂碑末云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額朝議郎行左豹衛長史直鳳閣鍾紹京奉相王教揚勒碑額其文與此相類則是鍾書精意揚勒於摹古爲長尤非僅纖媚之謂矣幸得一碑之陰具有二家楷法而偏置武氏所立之碑後爲君子所不齒是以知之者益少然以書法而論則誠唐帖中之佳蹟當作化度郎官舊本鑒藏之豈其可易視歟

跋薛曜書石涼詩

武后及其諸臣遊石淙詩凡十七首久視元年薛曜書  
題亭林謂天台訛天右今驗石本實是台字歲久中有  
泐痕似右而台字甚明白未嘗訛右也惟白日將移銜  
蚤巘句銜訛銜瀑水訛曝水此則薛書之訛薛亦同賦  
詩非不曉文義者由此推之古人落筆時竟實有不檢  
核處與小史不曉文義者無異諸碑類此者尙多皆可  
以證之也末云久視元年歲次庚子律中蕤賓十九日  
丁卯是年夏五月己酉朔則丁卯十九日無疑矣第何  
以不書夏五月而云律中蕤賓或疑其於年月書法不  
倫按武后時改用周正以建子爲歲首至是年始復以  
建寅爲歲首故此石刻言律中蕤賓以見其爲夏正建

午之月若書夏五月則與周正相混此亦見當時文字斟酌處人多忽之耳

跋宋拓褚書公孫卜兒傳贊

此贊間有墨蹟內刮去數字皆宋初廟諱也此石本凡刮去之字皆微露一二筆信是宋時拓也行間亦具界格末云臣褚遂良書則是唐時刻石矣正楷原從隸出固以方整爲局制然而字內如田口等結構多取下半稍就歛緊者楷勢不得不然也若論之冊向內之口屬虜芻之下丁究以末稍斂內爲得勢而此蹟一例上下削方董更之中田亦太削方唐之中間下橫末又太放出外餘若鬆疎者尙非一處昔竇氏述書賦於褚書有

澆漓後學之譏吾每辨其太過若聖教序記橫畫右末  
偶以欹垂取勢卻於大局無嫌此蹟則太過鬆疎不特  
以朋誤明之顯然筆誤始定其必非褚書也鬱岡齋又  
從此翻刻竟謂是褚公名蹟豈其然乎此本後有長洲  
韓存良手跋韓是董文敏館師尙可想見鑒藏風味而  
其實非褚書則不得不辨畜奮半字之誤尙必重書豈有朋誤作明之理乎